



田

说

佛家

下

主编 陈志良

编文 王明哲

绘画 余萍等

说

佛家

下

画

者

下



画说

诸子

百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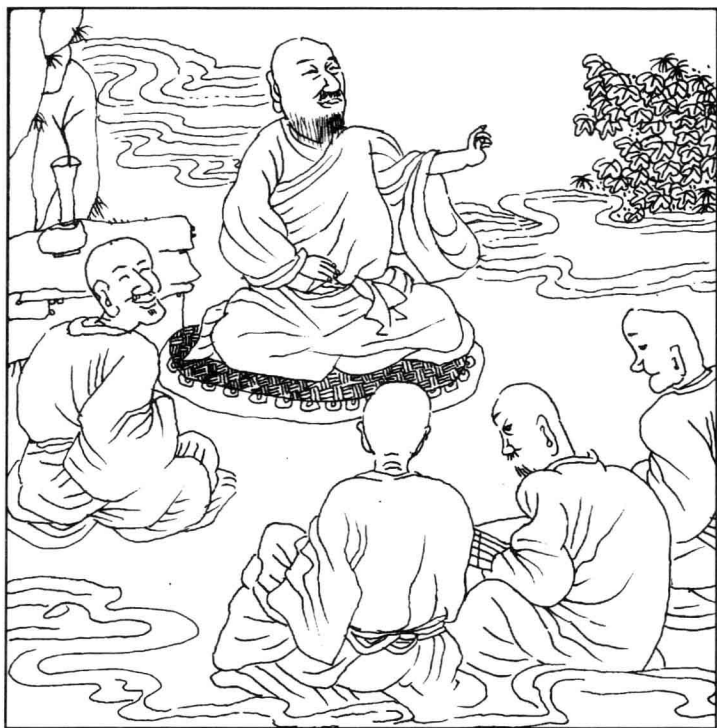
说

佛家

下

主编 陈志良
编文 王明哲

华夏出版社



方会应邀回答完众人的问题，大声说：“诸位，问话的尽可出来，今天方会任凭诸位横拉倒拽，大丈夫有事光明正大地解决，不要暗地里做得像水中按葫芦似的！如果没有，恕我失礼啦。”说完下座。



勤公冲上来一把抓住方会，道：“想不到今日
觅了个同参。”方会问：“如何才是同参？”勤公答
道：“杨歧牵犁，九峰拖耙！”勤公的意思是，大家
境界同属禅机，实质相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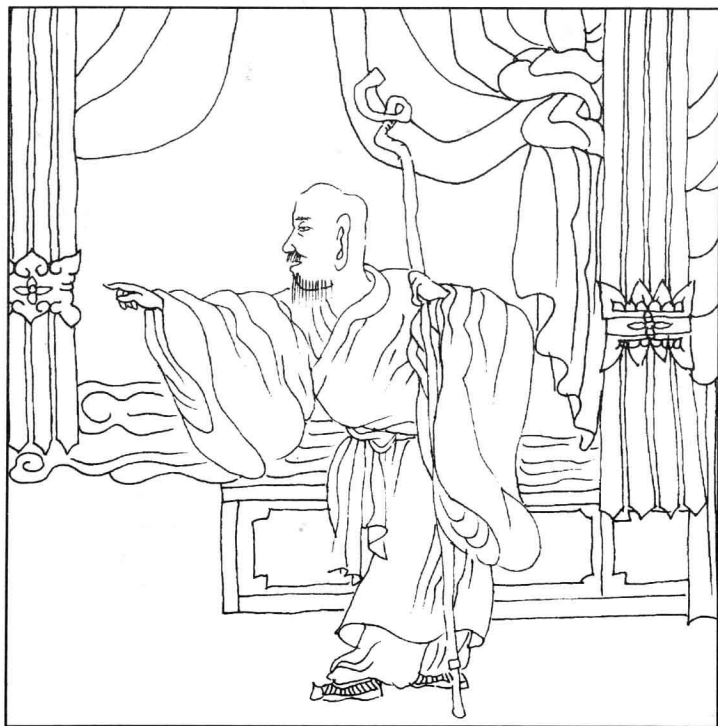


谁知方会并不罢休，继续追问道：“就在此时，是杨歧在前，还是九峰在前？”勤公一时无话可答。方会拂开他手，道：“本以为是同参，原来不是！”自此方会名声大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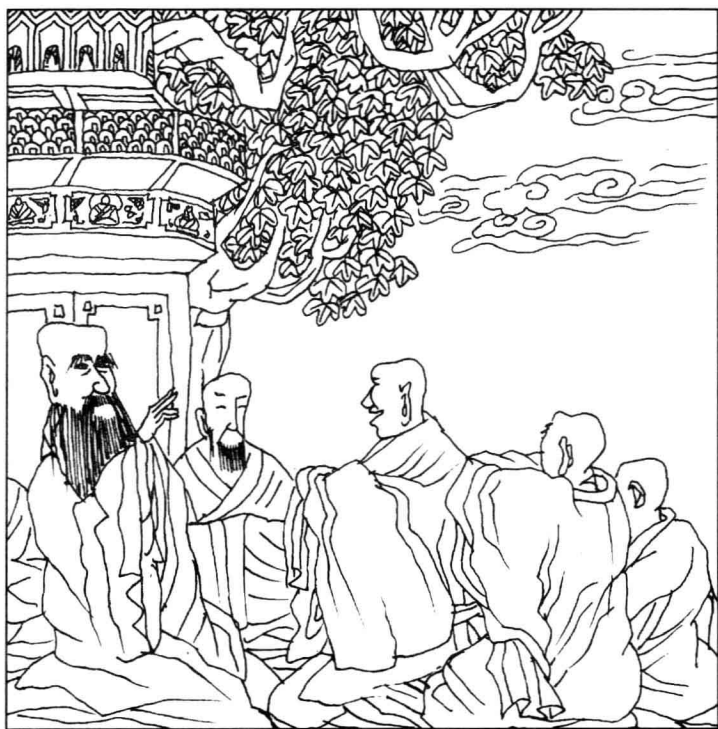


方会禅法全机大用，腾挪宕荡，极为华丽。有人问：“什么是杨岐境界中人？”方会答道：“贫家女子携篮去，牧童横笛望源归。”又道：“雾锁长空，风生大野，百草树木作大狮子吼，演说摩诃大般若，三世诸佛在你们脚下转大法轮。若会即得，若不会，别说杨岐山势险，前面更有最高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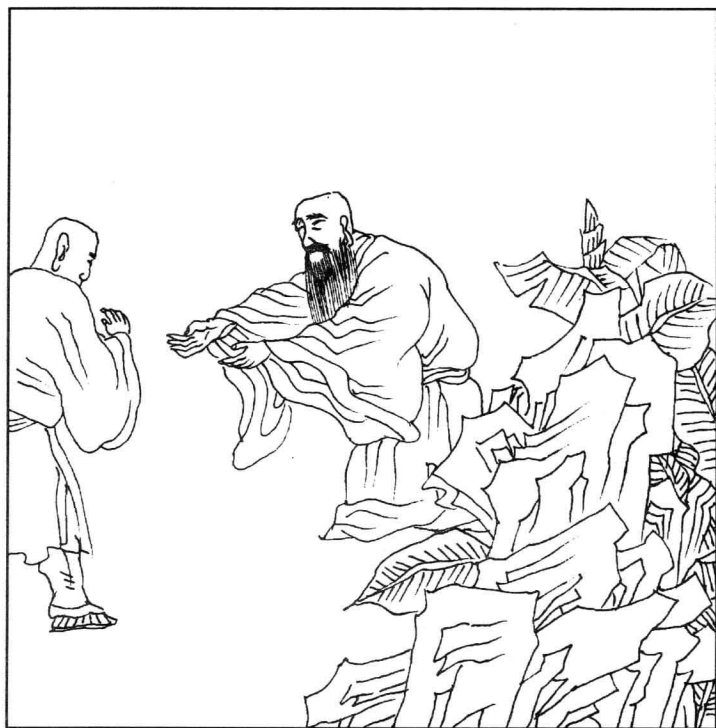


又一日，方会上堂宣道：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”然后拎起拄杖，说道：“吞掉山河大地。过去诸佛、未来诸佛、天下老和尚，全收在拄杖头上了！”就用拄杖划了一划，道：“不必一喝！”



黄龙慧南(1002—1069),亦在石霜楚圆处得悟,住持隆兴黄龙山振兴禅宗的楚圆曾对僧众说:“黄龙出世,时当末运,击已颓之法鼓,整已坠之玄纲!”后来,慧南的法席果然盛极一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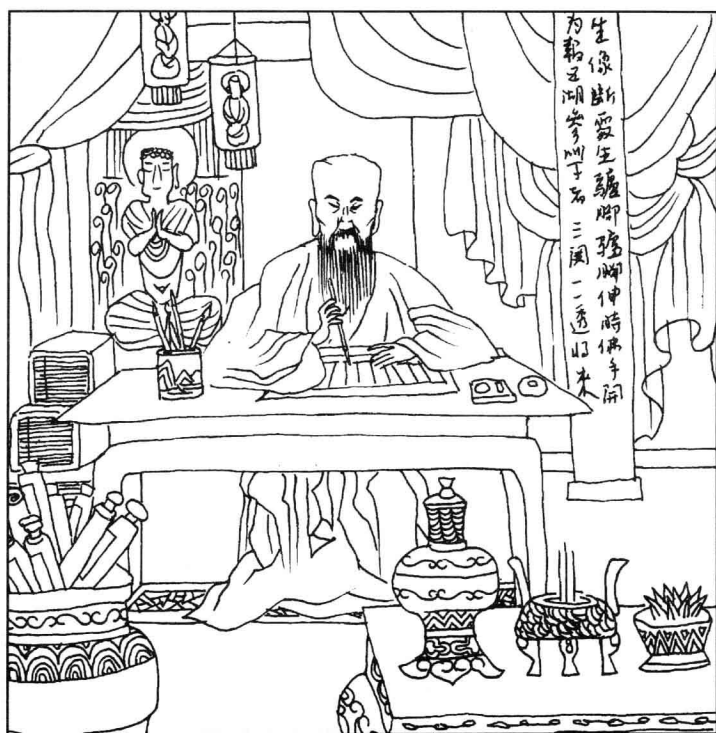


慧南有著名的“黄龙三关”。每遇学人问道，他便问：“人人都是因缘所生，你的生缘何在？”学人正待设机辩，黄龙伸手道：“你看我手可似佛手？”



学人自然要说些似懂非懂的禅话，黄龙又垂下脚说：“你看我脚可似驴脚？”三十余年，无人透过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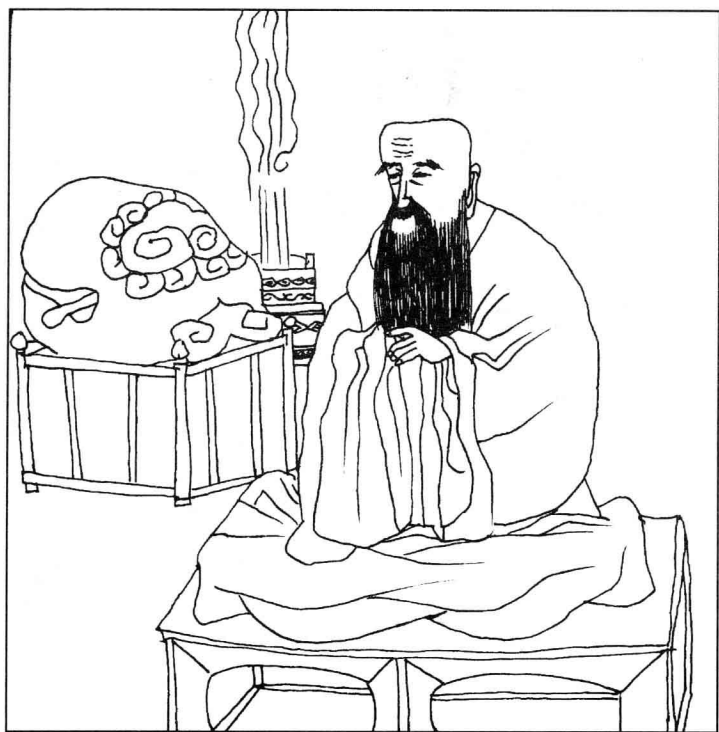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黄龙为此作颂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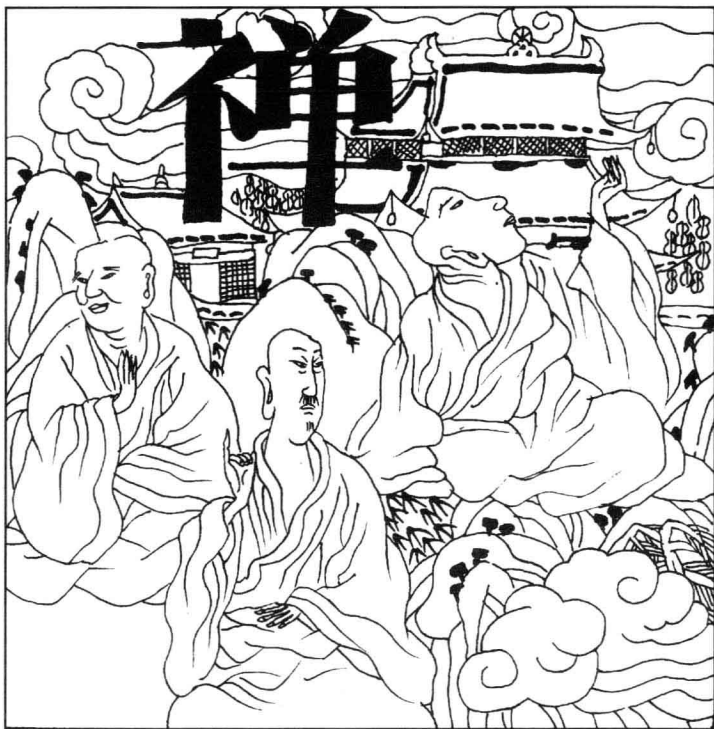
“生缘断处伸驴脚，驴脚伸时佛手开，
为报五湖参学者，三关一一透将来。”

佛手、驴脚之辩，在禅宗成为一大悬案。



后来慧南干脆说破，他说：“过关者，甩手人已走远，根本就不知关吏为何物；向关吏哀求过关，自然尚未过关。”可见禅境是当下直了的自心体验，一丝一毫自欺不得。





7. 禅风后期趋向

禅宗高举自心解放的旗帜，以单刀直入、见性成佛为基调，于有唐一代形成席卷中华大地的禅风之潮，对尊重个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可是，凡事利弊兼具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早在盛唐之时，禅宗就已暴露出不少弊端。



临济宗有“四宾主”之说，描述禅宗师徒交接的四种情况。其一是师徒都是灵悟之人，点到即通，一点即止，各自收拾心性，返本还源。其二师父是悟人，看着徒弟抱着荒谬之见，东奔西突，终于一棒打醒。



第三种情况徒弟是悟人，师父是糊涂人，犹粉墨作态，莫名其妙地表演，此不足道。第四种情况最为可笑，双方都毫无根性，师父把一些自视高明的拙见传给弟子，弟子自以为得法、欢喜礼拜。



到宋代，前三种情况已是极少，而后一种情况倒有许多。有许多禅宗门人，自己糊涂，还把糊涂传给门人，谓之见性成佛。





这还不是主要的，更糟糕的是：不少禅宗门人扯了虎皮作大旗，终日机锋棒喝，常常是师徒抱在地上打作一团，或是跳脚骂泼，比街妇犹有不如。禅宗一些独特的方法被用作胡闹的方式，这是所谓的“狂禅”、“疯禅”。